

<<紅樓夢魘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紅樓夢魘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3326649

10位ISBN编号：9573326647

出版时间：2010年5月

出版时间：皇冠文化

作者：張愛玲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紅樓夢魘>>

內容概要

只有張愛玲，才堪稱雪芹知己。

我現今對她非常敬佩，認為她是「紅學史」上一大怪傑，常流難以企及。

【紅學大師】周汝昌張愛玲逝世15週年全新改版本書內容與舊版相同《紅樓夢》是位居中國文學史頂點的經典巨著，從人物、背景、思想、藝術、版本……幾乎無一處不是眾所討論的題材，甚至發展成一門研究科目——「紅學」。

張愛玲說《紅樓夢》是她一切的泉源，她深深地被大家族中的悲歡起落、人與人之間感應的煩惱所吸引，中毒的程度已到了「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，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」。

十四歲時，張愛玲便融合了上海灘人物與《紅樓夢》筆調，寫成中西合併的章回小說《摩登紅樓夢》；其後的創作文風則完全承襲了《紅樓夢》一脈路線，並糅合發揚成「張派傳奇」；到了五十多歲時，又有一種瘋狂的熱情驅使她對《紅樓夢》做繁瑣而奇特的考訂，難怪被好友宋淇戲稱為「紅樓夢魘」。

透過張愛玲的《紅樓夢魘》，我們不只瞭解到各種版本的差異及紅學專家的諸般說法，從而推斷曹雪芹的創作本義，更因此深入了張愛玲的世界。

張愛玲形容自己是：「十年一覺迷考據，贏得紅樓夢魘名。」

張愛玲把這十年視作長途探險，還覺得像迷宮，像拼圖遊戲，又像推理偵探小說，足見她多麼樂在其中！

因此，要瞭解張愛玲，必須深入閱讀《紅樓夢》；而要剖析《紅樓夢》的繁偉，「現代曹雪芹」張愛玲的《紅樓夢魘》當然是絕佳的入門！

摘文紅樓夢未完有人說過「三大恨事」是「一恨鱗魚多刺，二恨海棠無香」，第三件不記得了，也許因為我下意識的覺得應當是「三恨紅樓夢未完」。

小時候看紅樓夢看到八十回後，一個個人物都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起來，我只抱怨「怎麼後來不好看了？」

仍舊每隔幾年又從頭看一遍，每次印象稍有點不同，跟著生命的歷程在變。

但是反應都是所謂「揷鈕反應」，一揷電鈕馬上有，而且永遠相同。

很久以後才聽見說後四十回是有一個高鶚續的。

怪不得！

也沒深究。

直到一九五四年左右，才在香港看見根據脂批研究八十回後事的書，在我實在是個感情上的經驗，石破天驚，驚喜交集，這些熟人多年不知下落，早已死了心，又有了消息。

迄今看見有關的近著，總是等不及的看。

紅樓夢的研究日新月異，是否高鶚續書，已經有兩派不同的見解。

也有主張後四十回是曹雪芹自己的作品，寫到後來撇開脂批中的線索，放手寫去。

也有人認為後四十回包括曹雪芹的殘稿在內。

自五四時代研究起，四十年來整整轉了個圈子。

單憑作風與優劣，判斷後四十回不可能是原著或含有原著成份，難免主觀之譏。

文藝批評在這裏本來用不上。

事實是除了考據，都是空口說白話。

我把寶玉的應制詩「綠蠟春猶捲」鬥膽對上一句「紅樓夢未完」，其實「未完」二字也已經成了疑問。

書中用古代官名、地名，當然不能提滿漢之別。

作者並不隱諱是寫滿人，第二十五回有跳神。

喪禮有些細節稍異，也不說明是滿俗。

鳳姐在靈前坐在一張大圈椅上哭秦氏，賈敬死後，兒孫回家奔喪，一路跪著爬進來——想是喇嘛教影響。

清室信奉喇嘛教，西藏進香人在寺院中繞殿爬行叩首。

<<紅樓夢魘>>

續書第九十二回「寶玉也問了一聲妞妞好」，稱巧姐為妞妞，明指是滿人。

換了曹雪芹，決不肯這樣。

要是被當時的人曉得十二釵是大腳，不知道作何感想？

難怪這樣健步，那麼大的園子，姐妹們每頓飯出園來吃。

作者是非常技巧的避免這問題的。

書中這麼許多女性，只有一個尤三姐，脂本寫她多出一句「一對金蓮或敲或並」。

第七十回晴雯一早起來，與麝月按住芳官膈肢，「那晴雯只穿蔥綠苑紬小襖，紅小衣，紅睡鞋。」

脂本多出末三字。

裹腳才穿睡鞋。

祭晴雯的芙蓉誄終於明寫：「捉迷屏後，蓮瓣無聲。」

「小腳捉迷藏，竟聲息毫無，可見體態輕盈。」

此外只有尤二姐，第六十九回見賈母，賈母細看皮膚與手，「鴛鴦又揭起裙子來，賈母瞧畢，摘下眼鏡來笑說道：『是個齊全孩子。」

……』」脂本多出「鴛鴦又揭起裙子來」一句。

揭起裙子來當然是看腳，是否裹得小，腳樣如何，是當時買妾慣例。

不但尤二姐是小腳，賈家似也講究此道。

曹雪芹先世本是漢人，從龍入關後又久居江南，究竟漢化到什麼程度？

第五十九回春燕母女都會飛跑，且是長途競走，想未纏足。

當然她們是做粗活的。

第五十四回一個婆子向小丫頭說：「那裏就走大了腳了？」

粗做的顯然也有裹腳的。

婢媼自都是漢女。

是否多數纏足？

鳳姐寶釵襲人鴛鴦的服裝都有詳細描寫：裙襖、比甲、對襟罩褂，鳳姐頭戴「金絲八寶攢珠髻」，還是金瓶梅裏的打扮。

清初女裝本來跟明朝差不多，所謂「男降女不降」。

穿漢裝而不裹腳？

差不多時期的《兒女英雄傳》明寫安家是旗人，安太太、佟舅太太也穿裙襖，與當時漢裝無異。

清初不禁通婚，想已趨同化，唯一的區別是纏足與否。

（外人拍攝的晚清滿人婦女照片，不僅宮中，北京街頭結伴同行的「貴女們」也都是一律旗袍。）

寶釵是上京待選秀女的，家中又是世代皇商，應是「三旗小妞妞」。

但是應選似是信手拈來，此後沒有交代。

黛玉原籍蘇州，想也與賈家薛家是金陵人一樣，同是寄籍。

實際上曹家的親戚除了同宗與上代遠親，大約都是滿人或包衣。

書中的尤二姐尤三姐其實不能算親戚，第六十四回寫尤老娘是再醮婦，二尤是拖油瓶，根本不是尤氏的妹妹。所以只有她們姐妹倆是小腳。

同回寫尤氏無法阻止賈璉娶尤二姐，「況他與二姐本非一母，未便深管，」又似是同父，那就還是異母妹。

第六十四、六十七兩回，一般認為不一定可靠，但是第六十四回上半回有兩條作者自批，證明確是作者手筆。

矛盾很多，不止這一處。

追敘鮑二媳婦吊死的事，「賈璉給了二百銀子，叫他另娶一個。」

二百兩本來是給他發送的，許他「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」，指丫頭擇配時指派。

又此回說張華遭官司破家，給了二十兩銀子退親。

第六十八回說張華好賭，傾家蕩產，被父親逐出，給了十兩退親。

周汝昌排出年表，證明書中年月準確異常。

但是第六十四回七月黛玉祭父母，「七月因為是瓜菓之節，家家都上秋季的墳」，是七月十五，再不

<<紅樓夢魘>>

然就是七月七。

接著賈璉議娶尤二姐，初三過門，當是八月初三。

下一回，婚後「已是兩個月的光景」是十月初。

賈珍與尤三姐發生關係，被她鬧得受不了。

然後賈璉赴平安州，上路三日遇柳湘蓮，代三姐定親。

「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京來」。

那麼定親至遲是七月。

怎麼三個月前已經是七月？

周汝昌根據第六十九回，臘月尤二姐說嫁過來半年，推出婚期似是六月初三，認為第六十四回先寫七月，又退到六月，是「逆敘」。

書中一直是按時序的。

第六十七回最成問題，一條脂批也沒有。

但是寫柳湘蓮出家，「不知何往，暫且不表。

」可見還有下文，伏落草。

甄士隱「好了歌」「後日作強梁」句下批「柳湘蓮一干人」。

又寫薛姨媽向薛蟠說：「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，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，倒早些料理料理。

」到第七十九回才由香菱補敘，上次薛蟠出門順路探親，看中夏金桂，一回家就催母親央媒，一說就成。

這樣前後照應，看來這兩回大體還是原著，可能殘缺經別人補寫。

是較早的稿子，白話還欠流利，屢經改寫，自相矛盾，文筆也差。

這部書自稱寫了十年，其實還不止，我們眼看著他進步。

但看第二回脂批：「語言太煩，令人不耐。

古人雲『惜墨如金』，看此視墨如土矣，雖演至千萬回亦可也。

」也評得極是。

乾隆百廿回抄本，前八十回是脂本，有些對白與他本稍有出入，有幾處更生動，較散漫突兀，說話本來是那樣的。

是時人評約翰·俄哈拉 (John O. Hara) 的「錄音機耳朵」。

百廿回抄本是拼湊的百衲本，先後不一，筆跡相同都不一定是一個本子，所以這幾段對白與他本孰先孰後還待考。

如果是後改的，那是加工。

如果是較早的稿子，後來改得比較平順，那就太可惜了，但是我們要記得曹雪芹在他那時代多麼孤立，除了他自己本能的判斷外，實在毫無標準。

走的路子是他漸漸暗中摸索出來的。

書中纏足天足之別，故意模糊。

外來的妙玉香菱，與賈赦賈珍有些姬妾大概是小腳。

「家生女兒」如鴛鴦與趙姨娘 趙氏之弟趙國基是榮府僕人 該是天足。

晴襲都是小家碧玉出身，晴雯十歲入府，想已纏足未放。

襲人沒提。

寫二尤小腳，因為她們在親戚間是例外，一半也是借她們造成大家都是三寸金蓮的幻覺。

同時也像舞臺上只有花旦是時裝踩躑 姐妹倆一個是「大紅小襖」，一個是「紅襖綠袴」，純粹清裝 青衣是古裝，看不見腳。

一般人印象中的釵黛總是天女散花式的古裝美人，忘了寶玉有根大辮子。

作者也正是要他們這樣想。

倘是天足，也是宋明以前的天足，不是滿洲的。

清朝的讀者當然以為是小腳，民國以來的讀者大概從來沒想到這一點，也是作者的成功處。

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一回，黛玉換上羊皮小靴，湘雲也穿鹿皮小靴。

<<紅樓夢魘>>

兩次都是「小靴」，彷彿是小腳。

黛玉那年應當只有十二歲，湘雲比她還小。

這裏涉及書中年齡問題，相當複雜。

反正不是小孩的靴子就是寫女靴的纖小。

黛玉初出場，批：「不寫衣裙妝飾，正是寶玉眼中不屑之物，故不曾看見。

」寶玉何嘗不注意衣服，如第十九回談襲人姨妹嘆息，襲人說：「想是說他那裏配穿紅的。

」可見常批評人不配穿。

作者更注意。

百廿回抄本裏寶釵出場穿水綠色棉襖，他本都作「蜜合色」，似是後改的。

但是通部書不提黛玉衣飾，只有那次賞雪，為了襯托邢岫煙的寒酸，逐個交代每人的外衣。

黛玉披著大紅羽綳面，白狐裏子的鶴氅，束著腰帶，穿靴。

鶴氅想必有披肩式袖子，如鶴之掩翅，否則斗篷無法繫腰帶。

氅衣、腰帶、靴子，都是古裝也有的，就連在現代也很普遍。

唯一的另一次，第八回黛玉到薛姨媽家，「寶玉見他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襟褂子，便問：『下雪了麼？

』」也是下雪，也是一色大紅的外衣，沒有鑲滾，沒有時間性，該不是偶然的。

「世外仙姝寂寞林」應當有一種飄渺的感覺，不一定屬於什麼時代。

寶釵雖高雅，在這些人裏數她受禮教的薰陶最深，世故也深，所以比較是他們那時代的人。

寫湘雲的衣服只限男裝。

晴雯「天天打扮得像個西施的樣子」（王善保家的語），但是只寫她的褻衣睡鞋。

膈肢芳官那次，剛起身，只穿著內衣。

臨死與寶玉交換的也是一件「貼身穿的舊紅綾襖」。

唯一的一次穿上衣服去見王夫人，「並沒十分粧飾……釵髻鬆，衫垂帶褪，有春睡捧心之遺風……」

依舊含糊籠統。

「衫垂帶褪」似是古裝，也跟黛玉一樣，沒有一定的時代。

寶玉祭晴雯，要「別開生面，另立排場，風流奇異，與世無涉，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。

」晴雯是不甘心受環境拘束的，處處托大，不守女奴的本份，而是個典型的女孩子，可以是任何時代的。

寶玉這樣自矜「我二人之為人」，在續書中竟說：「晴雯到底是個丫頭，也沒有什麼大好處。

」（第一四回）黛玉抽籤抽著芙蓉花，而晴雯封芙蓉花神，芙蓉誅又兼輓黛玉。

怡紅院的海棠死了，寶玉認為是晴雯死的預兆。

海棠「紅暈若施脂，輕弱似扶病」。

纏足正是為了造成「扶病」的姿勢。

寫晴雯纏足，已經隱隱約約，黛玉更嬌弱，但是她不可能纏足，也不會寫她纏足。

纏足究竟還是有時間性。

寫黛玉，就連面貌也幾乎純是神情，唯一具體的是「薄面含嗔」的「薄面」二字。

通身沒有一點細節，只是一種姿態，一個聲音。

俞平伯根據百廿回抄本校正別的脂本，第七十九回有一句抄錯為「好影妙事」，原文是「如影紗事」，紗窗後朦朧的人影與情事。

作者這種地方深得浪漫主義文藝的竅訣。

所以我第一次讀到後四十回黛玉穿著「水紅綉花襖」，頭上插著「赤金扁簪」（第八十九回），非常刺目。

那是一種石印的程甲本，他本甲乙都作「月白綉花小毛皮襖，加上銀鼠坎肩」，金簪同，「腰下繫著楊妃色綉花棉裙，真如亭亭玉樹臨風立，冉冉香蓮帶露開。

」百廿回抄本本來沒有這一段描寫，是夾行添補的。

俞平伯分析這抄本，所改與程乙本相同，後四十回的原底大概比程高本早。

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有影印本，我看了，後四十回中有十四回未加塗改，不是謄清就是照抄。

<<紅樓夢魘>>

如果是由乙本抄配，舊本只有三分之二，但是所有的重要場面與對白都在這裏。

舊本雖簡，並不是完全不寫服裝，只不提黛玉的，過生日也只說她「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，打扮得如同嫦娥下界」，倒符合原著精神。

寶玉出家後的大紅猩猩氈斗篷很受批評，還這樣闊氣。

將舊本與甲乙本一對，「猩猩氈」三字原來是甲本加的。

舊本「船頭微微雪影裏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腳，身上披著一領大紅斗篷，向賈政倒身下拜」，確是神來之筆，意境很美。

袈裟本來都是鮮艷的橙黃或紅色。

氣候寒冷的地方，也披簡陋的斗篷。

都怪甲本熟讀紅樓夢，記得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一回中都是大紅猩猩氈斗篷，忍不住手癢，加上這三個字。

<<紅樓夢魘>>

作者簡介

本名張煥，一九二〇年生於上海。

二十歲時便以一系列小說令文壇為之驚豔。

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、南京和香港為故事場景，在荒涼的氛圍中鋪張男女的感情糾葛以及時代的繁華和傾頹。

有人說張愛玲是當代的曹雪芹，文學評論權威夏志清教授更將她的作品與魯迅、茅盾等大師等量齊觀，而日後許多作家都不諱言受到「張派」文風的深刻影響。

張愛玲晚年獨居美國洛杉磯，深居簡出的生活更增添她的神秘色彩，但研究張愛玲的風潮從未止息，並不斷有知名導演取材其作品，近年李安改拍《色，戒》，更是轟動各界的代表佳作。

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於洛杉磯公寓，享年七十四歲。

她的友人依照她的遺願，在她生日那天將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，結束了她傳奇的一生。

<<紅樓夢魘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